第一章　最后一幕

我往脸上抹着肥皂沫。吉妮身穿睡袍坐在浴缸沿上，啜着咖啡。她几乎每天早晨都这样喝上一杯，我们每天都利用这个时间商量新的一天的活动，议论我们四个孩子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和比较要紧的事。然而这天我们却沉默不语，我们太疲劳了，两个人脸上都明显地露出疲倦的神色。

这天是1984年8月12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十六天，也是最后的一天。我的心忐忑不安。我们很幸运，至此为止，奥运会上还不曾发生过恐怖活动。我默默地祈祷，愿我们的好运气能持续下去。

我望着镜子里的吉妮，感觉得出她和我正想着一样的事情。五年来，我们把所有的心血和时间都投入到奥运会工作上，可是到了晚上，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们都盼望这一刻的到来，盼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恢复往常那样的生活。

我知道，疲乏不堪的并非只有我们两人。我们的志愿大军，为把奥运会办好，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可这些天，我已经看到他们身上暴露出疲劳的迹象。每个人都绷得紧紧的。肝火开始旺盛起来。有报告说，一些执法人员动辄大光其火。我们的组织在衔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位上拉得太紧，开始出现裂缝了。我希望，奥运会的各个部位能结结实实，直到最后一天。

吉妮终于打破了沉默。

“晚上我想和孩子、朋友们在一起。”

举行开幕式时，我们几乎全呆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顶部的与外界隔开的总统包厢里，基本上没怎么体验到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闭幕式在许多方面将会更加激动人心，所以吉妮要同家人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在观众席上留出一排座位，但我很可能不得不一直呆在包厢里。

“给我留个座，”我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也许能同你们待上几分钟。”

一个月来，我们一直住在洛杉矶市区比尔特莫饭店。8月12日上午八点三刻正，我来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的套间，同他和国际奥委会主任莫尼克·贝利乌相聚。这届奥运会是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举办的第一个奥运会。他热情奔放，我则细致谨慎。

第一项议程是向萨马兰奇和贝利乌报告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为所有要求参加闭幕式入场式的运动员作出安排的情况。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每个国家奥委会只准派六人参加闭幕式的入场式。这与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参加开幕式入场式不同。过去，许多运动员参加完比赛就回国了。国际奥委会此时担心的是，

电视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个空空荡荡的场面。然而，奥运史上却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大多数运动员打算参加这最后的一项活动。这对洛杉矶、志愿工作者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褒奖，但同时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担心，要是不让运动员们参加入场式，他们也许会冲进会场，搅乱闭幕式的活动。

戴维德·沃尔帕负责此事。他组织的开幕式大获成功。开幕式向运动健儿们和来宾们表示了热烈而充满激情的欢迎，为奥运会奠定了欢乐和喜庆的基调，并受到全世界罕见的好评。闭幕式也必须成为运动员们的盛会。

萨马兰奇、贝利乌和我接着讨论了锡克示威者引起的爆炸性形势问题。在曲棍球比赛期间，散居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强大的印度异教徒锡克人举行了反对印度队的示威活动。抗议者有几次把标语牌和旗子带进了比赛场，引起人群之间相互辱骂和推搡。每次都是出动保安人员之后才使人群平息下来，没有造成伤亡。

有报告说，身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阿什温尼·库玛，在巴基斯坦对印度那场曲棍球比赛结束后发生的此类事件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对此感到很气愤。

对发生在东洛杉矶学院曲棍球比赛场上的这场骚乱事件，库玛曾对萨马兰奇大诉其苦，然而我们的调查却发现库玛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我向萨马兰奇建议，让库玛滚到一边去。

接下来，我又来到卡尔弗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马利纳中心开会。这里原是一座直升飞机装配厂，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的总部曾在这里扎营一年时间。

我钻进停在比尔特莫饭店楼顶上的直升飞机，用了八分钟时间飞到办公室。快要起飞时，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乔·艾伦咧开大嘴朝我一笑，象往常一样，复述了一遍贝特·戴维斯的那句名言："系好安全带。颠簸的黑夜就要到来。"

奥运会总管哈里·厄谢尔每天上午主持一次办公会议。这是我们举行的最后一次办公会议。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所讨论的竟是如何拆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起的那些东西。我们必须在一周内从大部分设施里撤出来，并把它们恢复原样。

我们主管设计与建筑的副主席埃德·基恩谈起沃尔帕在头天深夜组织的彩排中的精采一幕，使这帮疲惫不堪的家伙来了精神。

他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慢吞吞地说道："一切似乎都挺好，不过后来他们弄来这架直升飞机，吊着这又大又圆的铝做的怪玩意儿，上面装的灯还一闪一闪的。当这玩意儿一飞临体育场的上空，却对折到一起，象一个墨西哥塔科夹饼①似的，在空中翱翔。"

我早就没有笑的情绪了，没跟着大伙一起笑。

① 塔科夹饼是美国墨西哥餐馆中最常见的食品，表面是玉米面烘烤而成的脆壳，呈U字型，里面可填充肉末、奶酪等。——译注

“塔科飞行夹饼”，即飞船，是沃尔帕挖空心思的杰作。我一直认为，这个让飞盘降落到体育场的计划太冒险。但戴维德好出风头，他相信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既然你已把权力交给别人，并让他掌管某项工作，就得放手让他干，特别是当你找到了最好的人选的时候。沃尔帕就是最好的人选和最坚定的志愿人员。他摄制了影片《根》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正式影片《刺鸟》以及上百部电影和纪录片。他曾荣膺过四十项爱美奖和两次荣获电影艺术金像奖①。所以，我们同意了他的计划。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一架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直升飞机坠落在离体育场只有一英里远的海港高速公路上。好在没人受重伤，但我担心这是个不祥之兆。

需要小心从事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们得把最后两项比赛顺利完成——单人障碍马术和男子马拉松，并及时把所有运动员送到体育场，参加有世界一半人观看的闭幕式。我们还得应付交通堵塞；在施放焰火时，我们要防止洛杉矶中南部市区引起火灾；最后，还要防止发生大的安全事故。

下午四点，我们的汽车司机韦恩·伊奇亚苏把吉妮和我送到体育场，这时离闭幕式开始还有两个钟头。直升飞机的残骸已清除干净，所有的道路都已畅

① 即奥斯卡金像奖。——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通无阻。我特意提早赶到那里，以便同沃尔帕一道，对每个环节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并润色一下我的闭幕词。

“为了欢度今晚良辰，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吉妮说道。我们这时刚好走进总统包厢。

我点点头．她感到我心绪不安，便应酬宾客去了。

我站在总统包厢里，望着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已有六十年的建造史，尽管进行了八天的田径比赛，它仍从未象今天这样美丽和动人。位于体育场西端的火炬在下午明媚的阳光下熊熊燃烧。火炬两侧的巨型荧光屏幕出现了马拉松领先运动员的镜头，他们快要到达体育场的终点线了。

在奥运史上，以某项体育竞赛作为闭幕式的主要节目，还属首次。厄谢尔和我竭力主张这么搞，因为马拉松是奥林匹克奋斗精神的象征。我们觉得应该让运动员在成千上万观众的喝采声中跑进体育场，结束他们 26 英里 1155 英尺距离的赛跑。

与此同时，重要人物——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当选的官员和赞助者们——正在鱼贯而入。我开始进行礼节应酬。包厢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担心，说不定什么地方会出乱子。周围的人都在向我祝贺，我告诉他们，奥运会还没结束呢。可我也不知是在说给谁听：“只有几个小时了。”

吉妮从包厢的另一端回来了。她拍拍我的胳膊让我放心，说道：“很快就会完的。”她吻了我一下，

祝我走运。我望着她走到下面的看台，同孩子们坐到了一起。

跑在最前面的马拉松运动员是葡萄牙的卡洛斯·洛帕斯。当他跑进体育场时，场内已经座无虚席。观众都站起身为他完成最后一圈鼓劲加油，同时也为爱尔兰选手约翰·特里西和英国选手查尔斯·斯佩丁拚命地鼓劲加油。他们俩最后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就在特里西跨越终线的瞬间，我瞟了一眼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基拉宁勋爵。是他于1979年以主席身份将这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给了洛杉矶。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马拉松发奖仪式结束后，基拉宁和国际马术联合会秘书长弗里茨·威德默将奥运会的最后几枚奖牌颁发给单人马术障碍赛的获胜者。随后，国旗方队和运动员入场。运动员的队形并不整齐，他们没有排着队走，而是从队伍中冲出来，跑散到全场。他们太兴奋了。虽然他们把沃尔帕安排的时间打乱了，使我们延误了三十分钟，但我还是对他们的样子忍俊不禁。

传统的奥林匹克旗帜交接仪式在洛杉矶市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汉城之间刚刚开始，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驻华盛顿办事处兼驻白宫联络处主任杰伊·穆尔黑德就跑来了。他脸色阴沉，一看就知道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是来向我求救的。

“白宫说不同意。”他对我说。

我摇着头表示不能理解。萨马兰奇曾请求里根在

他的告别讲话里加上一段声明。萨马兰奇觉得这是无与伦比的友好姿态。他向美国总统里根提供了一次发表友好讲话的极好机会。还能在哪儿找到比这更多、更好的听众呢？

“这不可能，”我对杰伊说道。“里根连给百英里长跑比赛和橄榄球大学联赛的优胜者打电话予以祝贺的机会都从不错过。他在美国棒球队每位队员的棒球上都签过名。”

“我们给迈克·迪弗驻圣巴巴拉的助手打了电话，可他们就是什么也不说。”

“再试试。”

我们早就知道，对牵涉到政府的事情，不能奢望过高。现在我得去找萨马兰奇，告诉他里根已经拒绝了他的建议。

我往下面的萨马兰奇那里走去，安全主任埃德·贝斯特在过道上把我拦住。有一群酩酊大醉的运动员来迟了，没有赶上闭幕式入场，正同几个不准他们进去的门卫厮打。我要埃德弄清楚他们是哪些国家的，并处理好这件事。他离开包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走下两级台阶，戴维德·沃尔帕的一位助手告诉我说，闭幕式在时间上大大晚于预定的安排。他说，国际电视转播网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加快速度，他们将不等闭幕式结束就停止电视转播。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又接着往下走去。不要惊慌失措——还不到这种地步。

我正巧碰到厄谢尔，他刚参加完运动场里的国旗入场式，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

“这是我在奥运会期间最激动的时刻。”他说道。

厄谢尔五年多来努力工作的模样立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厄谢尔参加工作人员会议；厄谢尔签订一个又一个的谈判协议；厄谢尔为壮观的奥运会自豪无比；厄谢尔就法律问题同他的高级助手卡罗尔·丹尼尔斯和简·埃利森争得面红耳赤；厄谢尔深更半夜找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最新出现的问题，他困得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但愿这是你最激动的时刻，”我对他说，“你受之无愧。”

场内仍然处在一片欢腾之中。运动员们挥舞着国旗和彩旗四处奔跑。澳大利亚运动员用他们国家的国旗，把他们的一名女队友抛向空中。人群跟着他们一起发出欢快的叫声。我有些坐立不安了。我只希望运动员们别彻底失去了控制。

我找到萨马兰奇，却不知到底应该同他先谈哪个问题为好。他正同市长汤姆·布莱德利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员交谈。同大家进行了必要的寒暄之后，我们该离开他们，去运动场正式宣布奥运会闭幕。

“走吧，”萨马兰奇说道，“我准备好了。”萨马兰奇这位身材矮小、喜欢挑剔的外交官时刻都充分准备着。在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他当过好几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估计他备有两份讲稿：一份是为奥运会获得成功准备的，另一份则是失败时用的。我知道他把讲话稿都默背在心里。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花时间准备自己的讲稿。我从没清闲过。

我们坐着电梯下来。我在电梯里对他说，里根没有作出我们所期待的答复。萨马兰奇看起来既懊丧又迷惑不解。他一言不发。不过我知道，他一定在想，真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家怎么会拒绝这样一种机会呢。

我们走出电梯，从挤满前、后台工作人员的甬道走向运动场。夜间落下的露水使通向运动场的台阶滑得很。我心里想，得叫人把它们擦干，以防准备在后面上场表演霹雳舞的演员们滑倒。我走进运动场，看到吉妮和孩子们与朋友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上。但愿他们看不出我那无法形容的紧张心情。

当我听到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就朝架设在运动场中央的大圆台上的麦克风走去。灯光特别耀眼，晃得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听得见，那声音就象惊雷一般。起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几秒钟我的视力和听觉才恢复正常，原来是观众全都站了起来，向我发出欢呼。我的嗓子堵塞了。我真想向全世界诉说，我是多么爱吉妮和我的孩子维基、海迪、克里和乔。正是他们的爱与支持，才使我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然而我不得不抑制住这一不可思议的冲动。过了片刻，我高举双臂，用手搭出一个“T”型

手势，示意大家时间不多了。①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洛杉矶人民在感谢我，也更感谢参加奥运会工作的每个人圆满完成了任务。我知道闭幕式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因此，观众的欢呼声一停我就马上开始致词。我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人要感谢，可时间却又这么短。我只对运动健儿们表示了感谢——他（她）们是奥运会的真正英雄。我用以下的话结束了我的致词：

“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是，所有来这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将保持他们新建立起来的友谊，成为和平与友好的使者。”

“如果说我们只是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的确举办了一次成功的奥运会。而且，也许我们多多少少为全世界的儿童赢得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萨马兰奇把麦克风接了过去，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将一枚金质奥林匹克勋章——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奖赏——授给了我，然后宣布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闭幕。他对南加利福尼亚的人民，特别是志愿工作者表达了感谢之情。

我走出运动场，观众刚才的欢呼还在使我头晕目眩，但我并没忘记把台阶很滑这件事告诉现场监督，

① T是英文“时间”Time 的第一个字母。——译注

让他找人把台阶擦干，免得有人伤着。

我回到总统包厢，还有一些事等着要作决定。体育场逐渐暗了下来，两道探照灯光束格外晃眼，把正从旗杆上徐徐降下的奥林匹克旗帜照得雪亮，并一直将它送出体育场。演员里查德·巴赛哈特朗诵着品达尔为古代奥运会写下的动人的诗句：

都是上帝的作品
何需再细别细分？
人只不过是幻影，
胜利要靠圣福降临。
有灿烂的光辉照耀，
生活自然十分甜蜜，
即使夜幕垂落，火炬熄灭，
上帝的荣耀仍与我们长存。

奥林匹克的火炬在诗歌的朗诵中熄灭了。晚会开始了。

埃德·贝斯特还不能参加晚会。他发现争吵事件还没有平息，其中还有美国队的运动员。我让威廉姆·西蒙和弗·唐·米勒上校前去协助警察使这些人安静下来。他们离开包厢去处理这个问题。西蒙和米勒分别是美国奥委会的主席和执委会主席。这两周来他们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他们和我一样着急，不想让这件小事演变成重大事件。

我走到下面的大厅，查问了一下安全控制室，得知一切平静，终于可以放心了。

我又往前走过几个房间，推门走进戴维德·沃尔帕的工作间，他正在为节目时间的延长大伤脑筋呢。

“我们还没超出预定的时间吧？”我问道。我知道这时候他没心思开玩笑。

他用眼睛打量着我，就好象我神经不正常一样。“你说什么？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这个运动会永远也完不了。”

沃尔帕控制了局势。他一分一秒地把时间追了回来。最后，我提出我最关心的问题。

“直升飞机和飞船能行吗？”我问道。

戴维德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装得维妙维肖。我觉得这是他幽默地承认棘手局势所特有的方式。他能以一个小小的手势化险为夷。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

“彼得，这正是我头疼的事。不过，”他说，“去和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欣赏剩下的节目吧。”我离开了他，坐到吉妮旁边的座位上。

飞船表演获得了成功；向历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致敬的礼花怒放了半个小时，把夜空映得通亮；莱耐尔·里奇的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当气球从天而降，体育场侧面的巨型屏幕映出“汉城再会”的字样的时候，闭幕仪式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对我来说，运动会还没结束。

参加庆祝的人群不肯离去，大群的人跳到台子上。我的心悬了起来。在台子下面，数以百计的人工作了一天，现在底下至少还有四十多人。如果台子倒塌下来，一定会造成严重伤亡。

幸亏保安人员和参加闭幕式的工作人员控制了局势。他们通过广播播音，要求运动员走下台子，走向出口。有些人绕着运动场跳了一圈舞。他们从未想到自己差点酿成灾祸，直到最后才离开体育场到别处继续寻欢作乐去了。

当人们都离开运动场以后，我和吉妮以及孩子们拥抱在一起。我们伫立在那儿，相互搂在一起，流下了高兴、如释重负的热泪。奥运会结束了。

第二章　决定出山

我的工作很不错，在自办的公司里任董事长，一切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日子过得舒坦惬意。我从没认真想过要换个生活方式。可是，就在1979年秋天的某个下午，科恩-费里国际公司的诺姆·罗伯茨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罗伯茨坐在椅子上，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你想不想当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候选人？"

我往椅背上一靠，笑道："你是《随拍摄影》杂志社来的吗？"①

"不，我给你说正经的。你应该考虑一下。"

我以为罗伯茨只是来谈我的旅游公司和他的经理人才遴选公司如何在全国各城市进行合作的问题。他的话着实使我感到十分意外。

我的企业第一旅游公司当时是北美仅次于美国捷运公司的第二大旅游企业。我白手起家创建了这家公司，并为它的迅速发展而感到骄傲。我们的公司总部设在万恩纽斯的一家旧工厂里。这家旧工厂是我们买下来的，吉妮和我们的朋友邦民·史密斯将它修饰一

① 指趁人不备时抢拍照片，此处是隐喻对方提出了一个十分意外的问题。——译注

新。这处厂房作为当地备受赞羡的新添建筑之一，荣获了1978年洛杉矶优美奖。它环境优美雅静，离我们家只有三英里路。里面有网球场、喷水池和花园。实际上，这天下午我刚打完一场网球，网球服还没换下来呢。

罗伯茨解释说，科恩-费里公司正在审阅二百多份要求担任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申请，并确定该届奥运会主办人的标准。

“他必须爱好体育，”罗伯茨说道：“能够开创、发展和管理大型企业。”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南加利福尼亚人一样，一直关心着洛杉矶申请主办1984年奥运会并获得批准这件事。我还知道，洛杉矶人民——包括我本人在内——是如何举行投票，反对把任何纳税人缴付的款项用在举办奥运会上的。

“这个人还得精通世界事务和商务。”他继续说着，“我个人认为，你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现成人选。”

“你想到我，真是太过奖了，可我没兴趣。”我对他说。

“考虑考虑吧。”他说。

我对他说我会考虑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差事如果不是根本无法完成，也必定是麻烦透顶。我对前几届奥运会的组织者们陷入困境的内情略知一二。因为几个月前，我曾与约翰·阿格在一起打了一次高尔夫球。约翰·阿格是洛杉矶有名的律师，并是南加

利福尼亚奥委会主席。他为争取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同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进行过谈判。这将是洛杉矶第二次举办奥运会。第一次是在1932年。举办过两届奥运会的其它城市只有伦敦和巴黎，时间分别是1908年和1948年以及1900年和1924年。

阿格得到了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在最初的组织工作者中，有洛杉矶市长汤姆·布莱德利；戴维德·沃尔帕；南加利福尼亚实业家贾斯廷·达特；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董事长霍华特·艾伦；洛杉矶县劳工联合会执行秘书兼司库威廉姆·罗伯逊；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副董事长罗德尼·鲁德和律师保罗·齐夫兰等。但奥运会举办权还是阿格努力争取来的；在人们投票否决用公共基金资助奥运会后，正是他与市长的共同努力才继续保住了奥运会的举办权。

支持奥运会是阿格一家的传统。他继承父志，当上了南加利福尼亚奥委会主席。1932年奥运会激发了公众的自豪感，并由此酝酿和产生了南加利福尼亚奥委会，使之成立于1939年。当时，阿格家族是这一运动中的一部分，他们为建立南加利福尼亚奥委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直到阿格家第二代人约翰为止才大功告成。依我看，他付出的努力从未得到应有的荣誉。

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向我谈到，1978年10月赢得奥运会举办权时，他是多么的喜悦；一个月后，一项不准动用公共基金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